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瑞安妮·泰伦 著 刘晓媛 译

求偶游戏

The Mating Game

北方文艺出版社

求偶游戏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21

©1996 by RaeAnne R. Thayne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求 偶 游 戏

Qiu'ou Youxi

〔美〕瑞安妮·泰伦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18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123-0/I · 1094 定价：12.00 元

目 录

一、雨夜重逢..... (1)

切斯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月亮已经从云缝里钻出来了，他那白色的牙齿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条狼。他跳下了卡车，卡莱尔想要在卡车与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将车开走，但是他绕过了车头，走到了她这边。

二、往事如梦 (19)

她的面颊泛起了玫瑰般的红潮，她那明亮的眼睛由于怒气而变得黯淡了，她的热情与愤怒一起流露出来。她带着这股野性的生命力躺在他的怀中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切斯思忖着，然后他感觉到他的小腹由于这奇异的想象力而发起热来。

三、隐痛 (38)

也许这四天会让她感觉到烦恼，但对他来说，这四天是十足的折磨，尤其是她的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着挑衅的神情。怒火不断地从她的眼睛里闪烁出来，就仿佛蜘蛛吐着银光闪闪的蛛丝。

四、马背上的行程 (54)

就在这时，他转过头来，在那里伫立了几秒钟——他的头仰着，目光注视着她的眼睛。一丝羞红从她的发根泛起，一直红到脖子。显而易见，他知道她在打量着他，但是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将她的

粗呢提包从卡车上举下来，同其他装备一起放在了地上。

五、猎犬的恶作剧 (70)

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世界在他们身边旋转，热情的火焰在他们的周围升腾，鸟儿们用嘹亮的歌喉唤醒了群山。但是她惟一看到的景象就是切斯，她惟一听到的声音就是他们急促的喘息，惟一感觉到的东西是他们的心跳。

六、风雨同舟 (83)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切斯的手中拿着具有诱惑力的许诺，灿烂得如同金秋八月的麦浪，又黑暗得如同无月的隆冬之夜，她愿意拿一生做赌注只为了在乐园中跳一夜的舞吗？她愿意接受他眼神中的暗示吗？她的骄傲呢？她的自尊呢？她对迈克的那些回忆呢？

七、爱如潮水 (94)

这有关系吗？一个充满了诱惑力的声音小声地问着她，即使他不爱她，至少她可以带着这个记忆回到夏延去，用这个夜晚来温暖她在一月份的寒风与大雪中孤独打发的那些冰冷而凄清的日子。用好的记忆代替坏的记忆，用甜蜜代替苦涩，用爱代替憎恨。

八、线索 (111)

有片刻的时间，她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什么也没有说。这是真的吗，当她还是一个刁钻古怪的坏脾气的小女孩时，他就迷上了她？他从来没有，哪怕是一秒钟，向她透露过任何暗示，他对待她的方

式同迈克一样，是一种兄长般的戏谑和打趣。

九、爱的伤害..... (128)

这凄冷的声音让一股寒意漫过了切斯的脊背。没有卡莱尔在他的生活里，他就像那匹小狼一样，他思忖着，一个无依无靠的生灵，漫无目的地寻找着捉摸不定的幸福。

十、奠基者日..... (144)

她的眼睛红红的，肿了起来。他的胸膛与心脏都开始收缩了，他什么时候见过她哭泣的样子呢？他思忖着，然后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从来没有。那双可可色的眼睛由于蕴含着眼泪而蒙眬起来，这不是他能够忍受得了的。

十一、夙梦成真..... (159)

卡莱尔闭上了眼睛，感觉到甜蜜的暖流在她的胸中汹涌。她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此刻安顿下来，维系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是重要的了，除了他的手臂，他的话语，他的爱。

一、雨夜重逢

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卡莱尔·雅各布旋转了一下肩膀，想要放松下来。她沿着山间一条崎岖蜿蜒的泥泞小路慢慢地行驶着。经过两个星期的高度紧张的生活之后，在这条不平坦的山路上行驶并不是让她抑郁的心情放松下来的最好的方式，她思忖着。透过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向夜里注视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只被她车前的两道光束刺穿。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聪明主意，卡莱尔，”她大声地说，“剪短了头发，回到这里，而且差点嫁给菲利普·比波乔治。”

至少，她驾驶着一辆巨大的卡车，而不是自己的那辆小吨位运货汽车，她沉思着。怀俄明渔猎公司的新老板坚持让她开这辆车，因为她明天就要开始工作，去巡察有无违法垂钓的事情发生。

想起她同维尔·哈德雷的谈话，她忍不住轻轻地笑起来。维尔是一位监察总管，自从她被看做是威斯克·格林小镇上最让人头痛的顽童时候起，他就认识她。他告诉她——用一种宽容得不可辩驳的语气——如果她同她母亲再呆一个星期，她就会变得完全委顿下去。

“驾驶那辆卡车，”他说，“离开比特森，到山上呆一段日子。也许这会让你放松下来，你就不用紧张得像一张绷紧了的弓一样了。”

他说得对，卡莱尔思忖着，同她那位出于好意但却让人精疲力尽的妈妈呆上两个星期以后，她几乎想要揪下来自己

的头发了，一缕一缕地揪。作为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她早已习惯了独立，无法接受这么多的宠爱与娇纵。回到她镇外的小屋中会让她这个周末安静下来，如果她还想保留最后一丝安静的话。

见鬼，她必须安静下来。

似乎是领会了她的思想，卡车后面的车轮忽然打起滑来，陷进了路边的泥坑里。卡莱尔低声诅咒了一句，将车速减低，想要试着将卡车拖回到公路上。在无月的夜色里，惟一的声音就是她自己紧张的喘息声，还有她调低速档牵引着卡车时卡车发出的轰鸣声。

她终于将卡车开出了泥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冒险向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她的那条猎犬仍然蜷缩在后座上，轻柔地呼吸着。“你真是个好伙计，杰克逊。”她咕哝了一声，听到猎犬抽了一下鼻子，她又转头看了它一眼，轻轻地笑起来，“你错过了今天晚上精彩的节目，你这条懒狗。”

在白天，路两旁的风景美得让人心旌摇荡，高大的松树沿着公路一直蔓延开去，树枝交织成一条墨绿色的隧道，只有星星点点的阳光从浓密的枝叶间透下来；蓝色的河流缓缓地在尘土弥漫的公路两侧流动。在远处，她可以看到雄伟的积雪覆盖的温德山峰。

在这个美丽的六月初，在星期五的夜里，卡莱尔看到的却只有粘稠的泥浆，不祥的阴影和一群偶尔在路边吃草的野鹿。

卡车里的寂静只是增加了她的紧张感，她头脑中的想象力比往常更加活跃起来。音乐，此刻她需要听一段音乐。

她低头注视着卡车上的收音机，用了很长时间才将按钮打开。她希望能找到一些能将它们的信号透过群山和树丛发

射到她的收音机上的电台。当她无可奈何地抬起头，将注意力转移到路面上时，她倒吸了一口冷气，用力踩住了刹车闸，一个黑影正站在她的前方。卡车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按照惯力又向前慢慢地滑动了几英尺，然后停下来。她调整了一下呼吸，打量着距离车头不远的那个浑身湿漉漉的布满了泥浆的黑影，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个黑影高大而具有威胁力。

卡莱尔闭上了眼睛，这也许是阴影在做祟，或者是她的车头在泥潭里的反光。她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睛，然后又睁开另一只，忽然感觉到一阵颤栗漫过她的脊柱。不，那个高大的黑影仍站在那里，看起来不像是尘世中的东西，也许是从孩子们的噩梦中溜出来的幽灵，偶尔闯进她的世界里。

那些在牧场上工作的工人一直流传着班尼达牧场主报告他的羊群失踪了。并看到一串巨大的脚印一直通向山里的故事，也许她现在面对面地遇到居住在山区的类人长毛巨足动物了，大脚？雪人？不知道怀俄明当地的人怎么称呼他们。她再次战栗起来，她哥哥在她小时候经常给她讲的那些可怕的怪兽的故事再次飘进她的脑海里。她哥哥一直喜欢拿这些可怕的故事来吓唬她。她迅速地检查了一下车门，确定门窗都已经关好了。

“杰克逊，快醒过来，”她说，“看前面是什么东西？”那条猎犬勉强睁开眼睛，将头从她的座位后面伸出来，向车窗外张望着。然后它困惑地看了她一眼，低吠了一声，又蜷缩在座位上，沉入了方才的美梦中。

好吧，那么说前面的黑影不是大脚，或者说，她的猎狗天生没有保护主人的意识。

不，她看到前面的路面上有一丝银色的反光。不，不是大脚，除非在这些日子以来，那些神话传说中的怪物都已经

学会了开豪华轿车。

那辆轿车的轮胎上布满了污泥，车头扎进灌木丛中，漂亮的车尾伸向路面。她的心中掠过一丝欣慰的感觉，所有狂野的幻想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自嘲的微笑，既嘲笑她自己过分夸张的想象力，也嘲笑在这样一个雨夜里，居然会有傻瓜驾驶这样的豪华轿车出游。这有可能是杰克丛林小屋中的某位容易上当受骗的客人，她皱着眉头思忖着。

她将玻璃窗摇下来。“你好。”她大声地说了一句，注视着那个黑影慢慢地向她走过来，步伐几乎有些蹒跚。那是一个浑身上下溅满了污泥的男人——从那宽阔的肩膀上，她可以看出来那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身影让她想起了某个人，然而，天太黑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认识他。

“嗨。”那个男人和善地向她打了个招呼，“谢谢你停下车，我想尽了办法也没有将这辆见鬼的轿车拖出来，我正想走回到那座丛林小屋，恰好这时听到你的卡车开过来的声音。”

卡莱尔眯起了眼睛，他的声音让她的脊柱掠过一丝轻轻的寒意，并一直蔓延到她的潜意识里。她认识这个男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是谁？

当他走到卡车前面时，她看到了一双海洋般深邃的蓝眼睛，他那泥污的脸上露出了吃惊和轻快的表情，而她的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着。由于开过了一长段崎岖不平的山路，她的手心里全都是冷汗。她惊悚了一下，然后用双手握住方向盘，急促地喘息了几下。

哦，是的，她认识这个男人，切斯·塞缪尔森——故乡的英雄，天才棒球明星，一个成功的商人，她十年积怨的根源。他就站在她的卡车前，足有六英尺二英寸高。

相比之下，她宁可遇上大脚。

她很想将车窗摇起来，踩住油门，逃进黑夜之中，但是太晚了，当他走过来时，他已经认出了她。

“卡莱尔？卡莱尔·雅各布？是你吗？”他轻声说。她可以看到他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闪烁，他正在微笑。“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小卡莱尔·雅各布长大了，开起了男孩们玩的卡车。”

她用发抖的手指紧紧握住方向盘，为什么会是切斯？虽然将卡车从他身边开走对她来说有一种奇妙的快感，但是她却无法动一动，她的本能在督促她，与她的理智唱着反调。林中小屋离这儿有三英里，而倾盆大雨没有一丝停止的迹象。而且天也太黑了，无法将切斯的凯迪拉克拖出泥潭中，尤其是公路另一侧的河流离得太近，地势不太安全。她低声诅咒了几句，抬起头来看着他。他仍然在微笑，见鬼。

“进来。”她冷淡地说，将她声音中的热切掩盖起来并不困难。她很满意地注意到他的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你不必开车送我回去，”他说，“你为什么 not 帮我将车拖出来呢？”

她瞪了他一眼。“除非能发生某种奇迹，我才能在拖引你的豪华轿车时不掉进后面的小河里。这总比你用两只脚走回去好得多吧。”

他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被说服。她转动了一下眼睛。“进来，切斯，否则我就把你留在这里，让你等待着下一趟车。”即使是他也开始考虑到，在这个孤独的风雨之夜，遇到另一辆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终于拉开了车门，用那种让体育记者欣赏不已的优美姿势爬上了卡车。卡莱尔从车后座上拿过来一条毛巾递给他，让他擦一擦脸上的污泥。然后她开动了汽车，从眼角的余光

里，她看到他用毛巾擦干净了脸，然后又擦了擦手。

他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她思忖着，他仍然是她所见过的最性感最具有男人魅力的家伙，即使是在卡车仪表盘上发出的微弱的灯光之下。她的皮肤上忽然泛起了一层奇特的鸡皮疙瘩，告诉她她那叛逆的身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自从他进入棒球队以后，他开始留起了胡子，那黑色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从西部世界里跑出来的逃犯，危险，可怕，而又令人感觉到刺激。她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忽视他。

“见到你真是太棒了，卡莱尔。”他的声音在密闭的卡车里引起了回音，她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她很吃惊地发现他仍然对她有着意料不到的吸引力，她没有权利去这样感觉。“我没有听说你回到了威斯克·格林，”他继续说，“你要在家里呆多久？”

她强烈地希望自己能够不理睬他，她强烈地希望自己没有犯下错误，停下车。如果她继续保持冷淡的态度，在这二十分钟的行驶时间里，她就会显得有些笨拙了。

“温德河地区需要一些额外的人手来帮助他们做些调查，于是他们把我借来几个月，我可能会在劳动节之前回到夏延城。”她再次陷入到那种石头一般的静默当中，希望他能够接受她的这种暗示。

“你在过去的十年里生活得怎么样？”

他没有理会她的暗示，她皱起了眉头。

“正像你所说的，已经过去了十年了，切斯，生活不过就是一连串的起起落落的事件而已。”更多的是消沉，这得感谢他，她无声地在心中补充了一句。

“我最后一次听说你时，你正准备与拉勒米的一位富有的

律师结婚。”

卡莱尔咬紧了牙。“我最后一次听说你时，你已经被奥克兰棒球队选中了，因为经过五个赛季之后，你虚弱的双膝无法再承担主攻任务。”

他对她的反击轻轻地笑起来，那低沉、性感的声音让她的神经末梢感觉到一种恼人的惬意。“你也许长大了，但是你并没有怎么改变，坏脾气的卡莱尔，你永远知道如何击中男人的弱点。”

坏脾气的卡莱尔？她闭上了眼睛，以最快的速度抵制住了这个名字带给她的痛苦的回忆。只有她的哥哥和他最好的朋友切斯曾经这样称呼过她。

这个绰号是迈克给她取的，不是出于恶意，虽然他一直用这个绰号来打趣她，直到她奋起还击，用拳头打他的肋骨或者是用脚踢他的小腿。不，这个绰号变得刺耳是因为她的妈妈蓓蒂丝·雅各布嘲笑地说她是惟一个看起来像她在每一个圣诞节和生日送给她的那些玩具娃娃的女孩。

她的妈妈曾经强烈地反对她将卷曲的金发剪短，结果，她少女时期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披散着一头卷曲的浓云般的金发，上面被玻璃、树枝，有时候甚至是虫子点缀着。

想到蓓蒂丝每天慷慨激昂的演说，想到迈克那充满关爱的打趣，她几乎大笑起来，然后她记起了切斯正坐在卡车里。她的大脑感觉到一阵眩晕，她紧紧地将嘴唇抿上了。

她不会让他知道他仍然让她感觉到不安从而让他得意起来的。“是什么让你在这个糟糕的雨夜里出来？”她问，使用着她那种最平淡的公事公办的语气。

切斯对她突然转换的这个话题眨了一下眼睛。“我去旧金山洽谈一笔生意，今天下午飞回到杰克逊。爸爸不知道我

什么时候回来，我决定自己租一辆车回到丛林小屋，这样他就不必开这么远的车来接我了。不幸的是，恰巧赶上了这里的季风雨。”

不幸？他知道什么是不幸？切斯·塞缪尔森一直拥有的都是黄金般的运气，这种运气使他成为天才童子军，这种运气使女人们甘愿像蜜糖一样融化在他那迷人的笑靥里。

“雨已经下了一个星期了。”她平静地说，没有丝毫的感情，由于紧握方向盘，她的指关节都已经发白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然而，我们需要雨水。”他停顿了片刻，“卡莱尔，我很难过你的父亲在去年去世了，威斯克·格林失去了它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校长和最好的人。”

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接受他的哀悼。

“我那时不在镇上，否则我会回来参加葬礼的。”

你存心不想参加葬礼，是不是，切斯？这句伤人的话盘绕在她的舌尖，冰冷而尖刻，她急忙将它吞咽回去。这一次，回忆在她心中引起的痛苦更尖锐了，她的手指握紧了价值两千英镑的卡车的方向盘。

“你的祖父怎么样？”她问。

“爸爸？他的关节有些僵硬，但是他仍然能开车将我们摇晃得头晕目眩。”

她再一次几乎大笑起来，想起了那位可爱的老人，他一直抚养着切斯和他的两个妹妹，但是她又很快地切断了回忆。

沉默在他们之间横亘了几分钟，紧张而又不自然，就仿佛一根吉它弦绷得太紧，眼看就要绷断一样。他摆弄着车厢内的一只温暖的皮手套，她情不自禁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她并没有正面看他，但是她可以感觉到从他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热量，听得到他的牛仔裤与座位磨擦时发出的瑟瑟声，这

些声音听在她的耳朵里就像雷鸣一样。最后，沉默压得她有些透不过气来，她脱口问了一句。

“杰西怎么样？”这句话刚从她的嘴里吐出来，她立刻将眼睛闭上了一秒钟，既烦恼又害怕。那个女人是她短命的哥哥的情人，她最不愿意与别人谈论的就是她。

“她嫁给了盐湖城一位会计，”切斯轻松地回答，“养了两个小天才。”他耸了耸肩。他的肩膀很宽阔，她感觉到一丝轻颤沿着座位传递过来，仿佛有人在轻轻地抚摸她的后背。

“她看起来很开心，”他补充了一句，“我很高兴，她应该得到幸福。”

“哦，太好了，对她来说太好了。”卡莱尔解开了夹克的纽扣，摸索着将卡车内的暖风关掉。她不知道身上的这股燥热是从哪里来的。

“是的，我有时在镇上遇到她的妹妹，她告诉了我她姐姐的情况。在威斯克·格林没有什么秘密是瞒得住的，我知道过去和现在所有居民的情况，当你到RJ咖啡馆去坐一坐时，你就会与我有同感。”

他的声音中有一丝打趣的意味。卡莱尔的身体由于他那催眠般的不可抗拒的魅力而僵硬了一下，但是她很快就放松下来，而对他接下来说出的那番话，她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

“我听说——举个例子——卡莱尔·雅各布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女人，让东怀俄明许多男人的心都碎了。”

她吃惊地转过头来看着他。冷静，卡莱尔，她对自己说。

他半睁着眼睛注视着她，然后他将手伸到她的这一侧来，用食指抚摸着她的面颊。慢慢地，他的修长柔韧的手指托起了她的下颏，他粗糙的指尖让她的皮肤发痒。“告诉我一些情况好吗？”他声音嘶哑地说。

卡莱尔的理智恢复过来，她扭开了头。她的脸泛起了红晕，她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

见鬼，她要为了维尔说服她在今天夜里开车回到她的小屋中而杀掉他。

“别相信你听到的任何事，切斯。”最后，她说。让她害怕的是，她的声音听起来低沉而嘶哑，她清了清喉咙，想要再试一次。“你和我都知道当流言在威斯克·格林传播时，真理与事实就被掩盖了。”

“我不需要流言告诉我你变成了什么样的女人。”他说。

卡莱尔绝望地向车窗外注视着。当一座熟悉的小屋在黑暗的松林中现出轮廓，灯光穿透雨夜的迷雾朦胧地闪烁着时，她几乎流下了欣喜的泪水，闲散杰克！感谢上帝。

她将卡车猛然停下来。

“好吧，我们到了，我相信你能在明天早上找到什么人送你回到你租来的轿车前。如果我是你，我就会等到路面上的泥浆干透了之后再去那里，或者到镇上找一部拖车将轿车拖走，谁知道这个鬼天气要持续多久呢？下一次你也许没那么幸运会搭上顺路车了。代我向你的祖父问好。”卡莱尔咬着牙说出了这番话，上帝，她紧张得就像是第一次约会的少女。

切斯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月亮已经从云缝里钻出来了，他那白色的牙齿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条狼。他跳下了卡车。卡莱尔想要在卡车与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将车开走，但是他绕过了车头，走到了她这边。“我很高兴你回家来了，卡莱尔，我非常想念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晚上出来聚一聚，谈一谈我们反复无常的过去？”

“我们反复无常的过去？”

“当然，你还能叫它们什么？”

梦魇，一场恐怖电影，天堂的愉悦，当然，她的自尊心不会承认后一点。那些往事又一次爬满她的记忆，堆积在她的潜意识的门口：他们三个人在周末进行的冒险旅行，那时她才十三岁，她的妈妈还没有对她的行动加以限制。迈克、切斯还有她钻进了她爸爸的汽车里，行驶了四百多公里路程到达了丹佛。这次非法的午夜钓鱼旅行的结局是，迈克抓住了一条大鱼，而卡莱尔被两个男孩推进了河里。

迈克，又是迈克。

“我和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切斯，”她冷漠地回答说，“什么都没有。”

她准备摇起车窗，但是他已经用手按住了玻璃，借着从丛林小屋的门廊里透出来的微弱的灯光，她可以看到在他靠近她时，他的下颏绷紧了。

“哦，卡莱尔，你当然有。”他眯起了眼睛，一丝恼怒的神情在他的眼睛里掠过，然而他的声音却很轻柔。“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厌恶；当我注视你的时间稍长一些时，你为什么畏缩起来；也许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下你为什么从不使用我寄给你的那些飞机票，就像我过去许诺过的那样。你可以坐飞机到那些城市里看我的比赛；然后，我们还可以调查一下为什么我每次回到家乡，你总设法避开我的原因——在你离开家乡上大学之前。”

“不。”她说，悲痛使她的喉咙发紧。

“不什么？不想邀请一个老朋友在某个夜晚出去喝点啤酒？你现在已经大得能够喝啤酒了。”

“不要邀请一个有可能会伤害你的人出去！”她几乎想不顾一切地拉开车门，扑进他的怀中，就像她在过去经常所做的那样。在她软弱的时候，到切斯的身上寻找力量与安慰，而